



困知記

凡三十三章

癸巳春偶得慈湖遺書閱之累日有不勝其慨
嘆者痛哉禪學之誤人也一至此乎慈湖頓
悟之機實自陸象山發之其自言忽省此心
之清明忽省此心之無始末忽省此心之無
所不通即釋迦所謂自覺聖智境界也書中
千言萬語徹頭徹尾無非此箇見解而意氣
之橫逸辭說之猖狂比之象山尤甚象山平

日據其偏見橫說豎說直是果敢然於聖賢
明訓有所未合猶且支吾籠罩過未敢公然
叛之慈湖上自五經旁及諸子皆有論說但
與其所見合者則以為是與其所見不合者
雖明出於孔子輒以為非孔子之言而大學
一書工夫節次其詳如此頓悟之說更無隙
可投故其詆之尤力至凡孔子之微言大訓
又徃徃肆其邪說以亂之剗實為虛揉直作
曲多方牽合一例安排惟其偏見是就務令

學者改視易聽貪新忘舊日漸月漬以深入
乎其心其敢於侮聖言叛聖經疑誤後學如
此不謂之聖門之罪人不可也世之君子曾
未聞有能鳴鼓而攻之者反從而為之役果
何見哉

人心道心之辨只在毫釐之間道心此心也人
心亦此心也一心而二名非聖人強分別也
體之靜正有常而用之變化不測也須兩下
見得分明方是盡心之學佛氏之於吾儒所

以似是而實非者有見於人心無見於道心
取慈湖之志於道不爲不篤然終救於所見
直以虛靈知覺爲道心夫安得不謬乎集中
已易一篇乃其最所用意以誘進學徒者袞
袞數千言將斷而復續左援右引陽開陰闔
極其馳騁之力茫茫乎若無涯涘可窺然徐
究其指歸不出乎虛靈知覺而已於四聖之
易絕不相干參之佛氏之書則真如符節之
合碇舉一二以槩其餘其曰吾性澄然清明

而非物吾性洞然無際而非量天者吾性中
之象地者吾性中之形故曰在天成象在地
成形皆我之所爲楞嚴經所謂山河大地咸
是妙明真心中物即其義也其曰目能視所
以能視者何物耳能聽所以能聽者何物口
能噉所以能噉者何物鼻能嗅所以能嗅者
何物手能運用屈伸所以能運用屈伸者何
物足能步趨所以能步趨者何物血氣能周
流所以能周流者何物心能思慮所以能思

慮者何物波羅提作用是性一偈即其義也
 其曰天地非大也毫髮非小也晝非明也夜
 非晦也往非古也此非今也它日非後也鳶
 飛戾天非鳶也魚躍于淵非魚也金剛經所
 謂如來說世界即非世界是名世界說三
 二相即是非相是名三十二相即其義也凡
 篇中曰已曰吾曰我義與惟我獨尊無異其
 為禪學也固昭昭矣認紫為朱明是大錯乃
 敢放言無忌謂自生民以來未有能識吾之

全者吾不知所謂吾者果何物邪夫堯舜禹
 湯文武周公孔子皆天下之大聖其迹相傳
 授無非精一執中之旨而所謂中者决非靈
 覺之謂非惟人人有之乃至事事有之物物
 有之慈湖顧獨未之識耳誠有以窺見其全
 已易其敢作乎閔斯集者但看得此篇破時
 譬言之破竹餘皆迎刃而解矣

吾聖賢之言與佛氏之言殊不相入謂儒佛無
 二道决非知道者也慈湖所引經傳如範圍

天地發育萬物等語皆非聖賢本旨第假之
以成就其說切恐將來疑誤後學不淺故不
得不明辨之程子嘗言聖人本天佛氏本心
此乃灼然之見萬世不易之論儒佛異同實
判於此是故天叙有典吾則從而惇之天秩
有禮吾則從而庸之天命有德則從而章之
天討有罪則從而刑之克綏厥猷本於上帝
之降衷脩道之教本於天命之在我所謂聖
人本天者如此其深切著明也以慈湖之聰

明宜若有見乎此何忍於叛堯舜湯孔而以
心法起滅天地又任情牽合必欲混儒佛於
一途邪蓋其言有云其心通者洞見天地人
物皆在吾性量之中而天地萬物之變化皆
吾性之變化又去意消則本清本明神用變
化之妙固自若也無體無際範圍天地發育
萬物之妙固自若也此等言語不謂之以心
法起滅天地謂之何知人之常情大抵悅新
奇而慕高遠故邪說得以乘間而入學者於

此苟能虛心遜志無所偏主而執吾說以審其是非之歸將不為其所惑矣

愚嘗謂人心之體即天之體本來一物但其主於我者謂之心非臆說也乃實見也若謂其心通者洞見天地人物皆在吾性量之中而此心可以範圍天地則是心大而天地小矣是以天地為有限量矣本欲其一反成二物謂之知道可乎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乃統體之太極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則物物各具一

太極矣其所以為太極則一而分則殊惟其分殊故其用亦別若謂天地人物之變化皆吾心之變化而以發育萬物歸之吾心是不知有分之殊矣既不知分之殊又惡可語夫理之一哉蓋發育萬物自是造化之功用人何與焉雖非人所能與其理即吾心之理故中庸贊大哉聖人之道而首以是為言明天人之無二也此豈救於異說者之所能識邪况天地之變化萬古自如人心之變化與生

只是理而天人所為各不同

俱生則亦與生俱盡。謂其常住不滅無是理也。慈湖誤矣。藐然數尺之軀，乃欲私造化以爲已物，何其不知量哉。文言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此言便是的確。

有心必有意，心之官則思。是皆出於天命之自然，非人之所爲也。聖人所謂無意無私意耳。所謂何思何慮，以曉夫憧憧往來者耳。晉曰：

思曰睿，睿作聖。非思則作聖，何由？易曰：聖人立象以盡意，意若可無，其又何盡之有？故大學之教不曰無意，惟曰誠意。中庸之訓不曰無思，惟曰慎思。此吾儒入道之門，積德之基。窮理盡性必由於此，斷斷乎其不可易者。安得舉異端之邪說以亂之哉？彼禪學者，惟以頓悟爲主，必欲掃除意見，屏絕思慮，將四方八面路頭一齊塞住，使其心更無一線可通。牢關固閉，以真其一日，忽然而有省，終其所

見不過靈覺之光景而已。性命之理實未嘗有見也。安得舉此以亂吾儒窮理盡性之學哉。學術不明為害非細言之不覺縷縷不識吾黨之士以為何如。如欲學為佛邪。慈湖之書宜不忍廢。必欲學為聖人。則固有五經四書及濂洛關閩之說在。彼譸張為幻者又何足以溷吾之耳目哉。

心之精神是謂聖。此言出於孔叢子。初若可疑。及考其全文首尾亦頗明白。聖字自不須看。得重而其意義亦非此句所能盡也。慈湖獨摘此一句處處將來作弄。豈有他哉。蓋此句實與佛家即心是佛之言相似。其悟處正在此。故欣然取以為證。使人無得而議焉。更不暇顧其上下文義何如也。請究言之。子思問於孔子曰。物有形類。事有真偽。必審之奚由。子曰。由乎心。心之精神是謂聖。推數究理。不以物疑。周其所察。聖人病諸切詳問意。蓋以物理事情皆所當審。而欲知所以審之之由。

夫子遂以由乎心答之而申言心之妙用如此蓋聖者通明之謂人心之神無所不通謂之聖亦可也惟其無所不通故能推見事物之數究知事物之理物理既得夫復何疑若於形迹之粗必欲一一致察則雖聖人亦有未易能矣玩其辭詳其義可見能通之妙乃此心之神而兩通之理是乃所謂道也若認精神以為道則錯矣易大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陰陽不測之謂神道為實體神為

妙用雖非判然二物而實不容於相混聖人所以兩言之也道之在人則道心是也神之在人則人心是也若此處錯認焉往而不錯乎或疑兩通之理為道則道乃在乎事物而不在吾心殊不知事物之理與吾心之理一而已矣不然何謂一以貫之何謂合內外之道

因閱慈湖遺書有感偶賦小詩三章斜風細雨釀輕寒掩卷長吁百慮攢不是皇天分付定

中華那復有衣冠裝成戲劇逐番新任逼真
時總不真何事貪省忘晝夜只緣聲色解迷
人鏡中萬象原非實心上些兒却是真須就
這些明一貫莫將形影弄精神書曰道心惟
微程子曰心道之所在微道之體也解得極
明些兒二字乃俗語邵康節詩中嘗用之意
與微字相類天人物我所以通貫為一只是
此理而已如一線之貫萬珠提起便都在掌
握故盡已之性便能盡人物之性可以贊化

育而參天地慈湖謂其心通者洞見天地人
物皆在吾性量之中是將形影弄精神也殊
不知鏡中之象與鏡原不相屬提不起按不
下收不能放不開安得謂之一貫邪

慈湖所引論語知及之以合佛氏之所謂慧也
仁能守之以合佛氏之所謂定也定慧不二
謂之圓明慈湖蓋以此自處其門人頗有覺
者則處之日月至焉之列乃慧而不足於定
者也觀慈湖自處之意豈但與三月不違仁

者比肩而已哉大哉一歌無狀尤甚凡為禪學者之不孫每每類此

慈湖紀先訓內一條云近世有以小道與其門人講習學者宗仰語錄流行人服其篤行遂信其說其說固多矣而害道者亦多遺患頗深其所指乃伊川程先生也何以知之蓋慈湖嘗與學者講聖人有所不知不能之說因議及伊川又曰護數語云程之篤行亦豈易及不可不敬也但講學不得不辨明耳家達

議論如出一口決非偶然之故得無以其所覺者為極致遂敢於自大邪夫以大舜之聖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者無他惟是明於庶物察於人倫而已凡伊川與其門人之所講習無非人倫庶物之理千萬世之所通行者也安有千萬世之所通行者而可目之為小道哉若謂大道混成不容分析則伏羲既畫八卦又重為六十四卦文王繫卦周公繫爻孔子作十翼又出許多文字何其不憚煩

也安知千條萬緒無非太極之實體苟能灼見其精微之妙雖毫分縷析自不害其爲一伊川所作易傳蓋深得四聖之心者也顧可以小道目之邪必如其言則是大道不在伏羲舜文周公孔子而黃面瞿曇獨得之矣害斯道者非若人而誰

千聖相傳只是一理堯舜禹湯所執之中孔子所不踰之矩顏子之所謂卓爾子思之所謂上下察孟子之所謂躍如皆是物也上聖大

賢惟其見之真是以執之固而行之盡其次則博文約禮吾夫子有明訓矣蓋通天地人物其理本一而其分則殊必有以察乎其分之殊然後理之一者可見既有見矣必從而固守之然後應酬之際無或差謬此博約所以爲吾儒之實學也禪家所見只是一片虛空曠蕩境界凡此理之在吾心與其在事物者竟不能識其至精至微之狀爲何如而顧以理爲障故朱子謂禪家最怕人說這理字

誠切中其病矣。慈湖訓語有云：近世學者沉溺乎義理之意，說曾中常存一理，不能忘捨。捨是則豁然無所憑依，故必置理字於其中。不知聖人曾中初無如許意度，其怕這理字也不亦甚乎？聖人曾中固自清明瑩澈，然於中則曰允執於矩，則曰不踰，豈是漠然蕩無主宰而凡視聽言動喜怒哀樂一切任其自作自止，真如水泡之自生自滅乎？哉！必不然矣。且吾儒若除箇理字不講，更講何事？若見得此理真切，自然通透洒落，又何有於安排布置之勞？為此言者，適以自狀其不知理焉爾。

慈湖遺書不知何人所編，初止十八卷，有目錄可考。比自諸稿中選出續集二卷，又不知出自何人，自十八卷觀之，類皆出入經傳不雜以佛氏一語，有以知編者之慮至深。吾雖目為禪學人，或未必盡悟。及觀至續集，則辭證具備，亦其勢終有不可得而隱者。如炳講師

求訓莫馮氏妹詞二首已自分明招認尚何
說哉程子嘗論及佛氏以謂昔之惑人也乘
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若慈湖者天
資亦不為不高矣乃終身為禪學所誤今其
書忽傳於世有識之士固能灼見其非亦何
庸多辨惟是區區過慮自有有所不能已爾

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其名易知其理未易
明也○自道體言之渾然無間之謂仁○截然有
止之謂義○自體道者言之心與理一之謂仁

事與理一之謂義○心與理一則該貫動靜斯
渾然矣○事與理一則動中有靜○靜中截然矣○截
然者不出乎渾然之中○事之合理即心與理
一之形也○心與理初未嘗不一也○有以問之
則二矣○然則何修何為而能復其本體之一
邪○曰敬

虞書是所謂道心即樂記所謂人生而靜天之
性也即中庸所謂未發之中天下之大本也
決不可作已發看若認道心為已發則將何

者以為大本乎愚於此所以不能無少異於
朱子者前已有說平生所見此為至先比年
反覆窮究益信此論之不容易也

允執厥中之中先儒專以無過不及言似乎未
盡竊詳其義當與中庸之中同體用兼舉而
無遺斯為聖道之大全也仲虺之誥有云王
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其
言亦兼體用可見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舍已從人非見得道理透徹安能及此人所以

曰執已見善言更不能入者只是見不到復
有一種性資輕快聞言便轉然未必皆當亦
是無定見也夫所謂舍已從人者豈苟然哉
從其至當而已矣

舜命禹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禹豈
面從後言者邪益之告舜則以違道從欲為
戒禹則以慢遊傲虐為戒臯陶則以叢脞為
戒舜亦曷嘗有此數者之失邪蓋其君臣相
與至誠懇切惟欲各盡其道而無毫髮之歎

故常致謹於未然之防。讀書者能識虞廷交相儆戒之心，斯可以事君矣。

善無常主，協于克，一時中之謂也。

秦誓一篇有可爲後世法者。二孔子所以列之四代之書之終，悔過遷善，知所以修身矣。明於君子小人之情狀，知所以用人矣。慎斯道也，以徃帝王之治，其殆庶幾乎？

鹿鳴之詩雖云上下通用，要非賢人君子不足以當之。今以鹿鳴名宴，以賓禮初升之士待

之不爲不厚矣。聽其歌，飲其酒，能無感動於其心乎？然而周行之示能言者，皆可勉也。視民不怵，則非聲音笑貌之所能爲矣。不如是將何以答主人之盛禮而稱其爲嘉賓也？邪？樂記所舉欲與好惡，大學所舉親愛賤惡，畏敬哀矜，中庸所舉喜怒哀樂，孟子所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等，是人情，但名言之不同耳。凡情之發，皆根於性。其所以爲善爲惡，係於有節與無節，中節與不中節，辟與不辟，而已。樂

記大學中庸三說足以互相發明孟子道性善故所舉四端主意只在善之一邊其說終是不備但以大學證之亦可見矣哀矜猶惻隱也賤惡猶羞惡也畏敬猶恭敬也如發而皆當又何辟之可言哉此可見人心之危矣危字着在中間操持向上則極於中庸所謂天地位萬物育放縱趨下則如樂記所謂大亂之道固理勢之所必至也

漢高帝紀云毋媪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

時雷電晦冥父太公往視則見交龍於上夫入夢中所遇從未聞在他人有見之者史遷所記殊費分疏若太公所見者誠然則媪決非夢媪誠夢則太公之所見者妄矣

漢武帝表章六經而黃老之說遂熄吾道有可行之兆矣然終帝之世未見其能有行豈其力之不足哉所不足者關雎麟趾之化爾善乎汲黯之言曰內多欲而外施仁義柰何欲效唐虞之治乎黯之學術不可知然觀乎此

言非惟切中武帝之病且深達為治之本
唐之禍亂本於李林甫宋之禍亂本於王介甫
林甫之禍唐本於心術不端介甫之禍宋本
於學術不正

圖治當先定規模乃有持循積累之地規模大
則大成規模小則小成未有規模不定而能
有成者也然其間病源所在不可不知秉德
二三則規模不定用人二三則規模不定道
無其病於致治乎何有

久任自是良法陸宣公明於治體乃不甚以為
然蓋欲以救德宗之偏庶廣登延之路以濟
一時之用且於惇大之化或有小補焉爾議
法者未可執為定論正德間愚嘗建白此事
而并及超遷之說大意以為超遷之法與久
任之法相為流通超於前自可責其後之久
超於後固無負其前之淹此蓋區區素見因
他策忤用事者疏竟寢

取士之法宜有變通士行修然後民德歸厚治

安之本無切於此

孟子之學亦自明而誠知言養氣是也自明而誠者未必便造其極理須善養盡心知性一章即是此義然其告公孫丑不曰善養吾性而曰氣者因告子勿求於氣而言以見其所以異也程子嘗言學者須先識仁一段說話皆與孟子相合但以存字該養字爾吾儒之學舍此更無是處然異學亦有假之以文其說者不可不明辨之

凡聖賢言語須是看得浹洽義理方盡若執定一處將來硬說其他說不通處更不管只是成就得一箇偏見何由得到盡心地位邪近世學者因孟子有仁人心也一語便要硬說心即是仁獨不思以仁存心仁義禮智根於心其言亦出於孟子又將何說以通之邪孔子之稱顏淵亦曰其心三月不違仁仁之與心固當有辨須於此見得端的方可謂之識仁

程子曰以吾觀於儒釋事事是句句合然而不同夫既曰事事是句句合矣何以又曰不同此正所謂毫釐之差也且如吾儒言心彼亦言心吾儒言性彼亦言性吾儒言察感彼亦言察感豈不是句句合然吾儒見得人心道心分明有別彼則混然無別矣安得同

天地鬼神陰陽剛柔仁義雖每每並言其實天該乎地神該乎鬼陽該乎陰剛該乎柔仁該乎義明乎此該其於道也思過半矣

義理愈窮究愈見細密到得愈細密處愈難為言一字未安或反累其全體故有志於明道者其言自不容易若可增可減可移可換吾未敢以為知言也

佛氏之學不知人物之所自來斷不足以經世儒而佛者自以為有得矣至於經理世務若非依傍吾聖人道理即一步不可行所得非所用所用非所得正所謂由其救於始是以缺於終爾內外本末既不免分為兩截猶說

詭然動以一貫藉口吾聖人所謂一以貫之者果如是乎

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蓋以舜自期也舜飯糗茹草若將終身顏子簞食瓢飲不改其樂本原之地同一無累如此則顏之進於舜也其孰能禦之孟子曰人能無以饑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此希聖希賢之第一義也

困知記

山林日長別無所事割記之續時復有之然亦簡矣偶閱慈湖遺書不覺又有許多言語夫學之不講聖人以為憂余言雖多凡以講明此學非好辨也於初學之士或者未爲無益乃刪取近年所記而并刻之蓋其言間有互相發明者爾記凡再續故其卷亦分爲上下云

嘉靖癸巳夏五月戊申整菴識

困知記

與王陽明書

庚辰夏

昨拜書後一日始獲奉領所惠大學古本朱子
晚年定論二編珍感珍感某無似往在南都嘗
蒙誨益第苦多病怯於話言未克傾吐所懷以
求歸于一是恒用爲歉去年夏士友有以傳習
錄見示者亟讀一過則凡向日所聞徃徃具在
而他所未聞者尚多乃今又獲并讀二書何其
幸也顧惟不敏再三尋繹終未能得其指歸而

向日有疑嘗以面請而未決者復叢集而不可
解深惟執事所以惠教之意將不徒然輒敢一
二條陳仰煩開示率爾之罪度弘度之能容也
切詳大學古本之復蓋以人之爲學但當求之
於內而程朱格物之說不免求之於外聖人之
意殆不其然於是遂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所
補之傳直以支離目之曾無所用夫當仁之讓
可謂勇矣竊惟聖門設教文行兼資博學於文
厥有明訓顏淵稱夫子之善誘亦曰博我以文

文果內邪外邪是固無難辨者凡程朱之所爲
說有戾於此者乎如必以學不資於外求但當
反觀內省以爲務則正心誠意四字亦何不盡
之有何必於入門之際便困以格物一段工夫
也顧經既有此文理當尊信又不容不有以處
之則從而爲之訓曰物者意之用也格者正也
正其不正以歸于正也其爲訓如此要使之內
而不外以會歸一處亦嘗就以此訓推之如曰
意用於事親即事親之事而格之正其事親之

事之不正者以歸于正而必盡夫天理蓋猶未
及知字已見其繳繞迂曲而難明矣審如所訓
茲惟大學之始苟能即事即物正其下正以歸
於正而皆盡夫天理則心亦既正矣意亦既誠
矣繼此誠意正心之目無乃重複堆疊而無用
乎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凡
吾之有此身與夫萬物之爲萬物孰非出於乾
坤其理固皆乾坤之理也自我而觀物固物也
以理觀之我亦物也渾然一致而巳夫何分物

內外乎所貴乎格物者正欲即其分之殊而有
見乎理之一無彼無此無欠無餘而實有所統
會夫然後謂之知至亦即所謂知止而大本於
是乎可立達道於是乎可行自誠正以至於治
乎庶乎可以一以貫之而無遺矣然學者之資
稟不齊工夫不等其能格與否或淺或深或遲
或速詎容以一言盡哉惟是聖門大學之教其
道則無以易此學者所當由之以入不可誣也
外此或誇多而闕靡則溺於外而遺其內或厭

繁而喜徑○則局於內而遺其外○溺於外而遺其內○俗學是已○局於內而遺其外○禪學是已○凡爲禪學之至者○必自以爲明心見性○然於天人物我○未有不二之者○是可謂之有真見乎○使其見之果真○則極天下之至賸而不可惡○一毛一髮○皆吾體也○又安肯叛君父○捐妻子○以自墮於禽獸之域哉○今欲援俗學之溺而未有以深杜禪學之萌○使夫有志於學聖賢者○將或昧於所從○恐不可不過爲之慮也○又詳朱子定論之編蓋

以其中歲以前所見未真爰及晚年始克有悟乃於其論學書尺三數十卷之內摘此三十餘條其意皆主於向裏者以爲得於旣悟之餘而斷其爲定論斯其所擇宜亦精矣第不知所謂晚年者斷以何年爲定羸軀病暑未暇詳考偶考得何焘京氏卒於淳熙乙未時朱子年方四十有六爾後二年丁酉而論孟集註或問始成今有取於答何書者四通以爲晚年定論至於集註或問則以爲中年未定之說竊恐考之欠

詳而立論之太果也又所取答黃直卿一書監本止云此是向來差誤別無定本二字今所編刻增此二字當別有據而序中又變定字爲舊字却未詳本字同所指否朱子有答呂東萊一書嘗及定本之說然非指集註或問也凡此愚皆不能無疑顧猶未足深論竊以執事天資絕出而日新不已向來恍若有悟之後自以爲證諸五經四子沛然若決江河而放諸海又以爲精明的確洞然無復可疑某固信其非虛語也

然又以爲獨於朱子之說有相牴牾揆之於理容有是邪他說姑未敢請嘗讀朱子文集其第三十二卷皆與張南軒答問書內第四書亦自以爲其於實體似益精明因復取凡聖賢之書以及近世諸老先生之遺語讀而驗之則又無一不合蓋平日所疑而未白者今皆不待安排徃徃自見灑落處與執事之所以自序者無一語不相似也書中發其所見不爲不明而卷末一書提綱振領尤爲詳盡竊以爲千聖相傳之

心學殆無以出此矣不知何故獨不爲執事所
取無亦偶然也邪若以此二書爲然則論孟集
註學庸章句或問不容別有一般道理雖或其
間小有出入自不妨隨處明辨也如其以爲未
合則是執事精明之見決與朱子異矣凡此三
十餘條者不過姑取之以證成高論而所謂先
得我心之所同然者安知不有毫釐之不同者
爲崇於其間以成牴牾之大隙哉恐不可不詳
推其所以然也又執事於朱子之後特推草廬

吳氏以爲見之尤真而取其一說以附於三十
餘條之後竊以草廬晚年所見端的與否良未
易知蓋吾儒昭昭之云釋氏亦每言之毫釐之
差正在於此即草廬所見果有合於吾之所謂
昭昭者安知非其四十年間鑽研文義之效殆
所謂真積力久而豁然貫通者也蓋雖以明道
先生之高明純粹又早獲親炙於濂溪以發其
吟風弄月之趣亦必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但
其所稟隣於生知聞一以知十與他人極力於

鑽研者不同耳又安得以前日之鑽研文義爲非而以墮此科白爲悔夫得魚忘筌得兔忘蹄可也矜魚兔之獲而反追咎筌蹄以爲多事其可乎哉然世之徒事鑽研而不知反說約者則不可不深有儆於斯言也抑草廬既有見夫所謂昭昭者又以不使有須臾之間斷爲庶幾乎尊之之道其亦然矣而下文乃云於此有未能則問於人學於已而必欲其至夫其須臾之間斷與否豈他人之所能與且旣知折以尊之

之道在此一有間斷則繼續之而已又安得以爲未能而別有所謂學哉是則見道固難而體道尤難道誠未易明而學誠不可不講恐未可安於所見而遂以爲極則也某非知道者然罷勉以求之亦有年矣駭尋衰晚茫無所得乃欲與一代之英論學多見其不知量也雖然執事平日相與之意良不薄矣雖則駑鈍心誠感慕而樂求教焉一得之愚用悉陳之而不敢隱其他節目所欲言者頗多筆硯交踈收拾不上然

其大要亦畧可觀矣伏惟經畧之暇試一觀焉
還賜一言以決其可否幸甚

又 戊子冬

側聞旌麾伊邇計不日當臨弊邑甚欲一瞻德
範以慰多年渴仰之懷柰病骨支離艱於遠出
咫尺千里悵惘曷勝伏惟亮察去年嘗辱手書
預計文會殆有意乎左提右挈相與偕之大道
爲愛良厚感戢無已但無若區區之固滯何夫
固滯者未免於循常而高明者恒妙於獨得竊

恐異同之論有非一會晤間之所能決也然病
既有妨盛意何可虛辱輒以近來鄙說數段奉
塵尊覽及嘗反覆高論有不能無疑者亦條爲
一段具如別幅固知未能仰契尊旨將不免爲
覆瓿之具亦姑效其愚而已雖然愚者之慮容
有一得先聯後合尚不能無望於高明伏希裁
擇幸甚

物者意之用也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子
正也此執事格物之訓也向蒙惠教有云格

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誠意者誠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自有大學以來無此議論此高明獨得之妙夫豈淺陋之所能窺也邪然誨諭之勤兩端既竭固嘗反覆推尋不敢忽也夫謂格其心之物格其意之物格其知之物凡其爲物也三謂正其物之心誠其物之意致其物之知其爲物也一而已矣就三物而論以程子格物之訓推

之猶可通也以執事格物之訓推之不可通也就一物而論則所謂物者果何物邪如必以爲意之用雖極安排之巧終無可通之日此愚之所不能無疑者一也又執事嘗謂意在於事親即事親是一物意在於事君即事君是一物諸如此類不妨說得行矣有如論語川上之嘆中庸鳶飛魚躍之旨皆聖賢喫緊爲人處學者如未能深達其義未可謂之知學也試以吾意着於川之流鳶之飛魚之

躍者之何正其不正以歸於正邪此愚之所不能無疑者二也又執事答人論學書有云吾心之良知即所謂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各得其理者格物也審如所言則大學當云格物在致知不當云致知在格物當云知至而后物格不當云物格而后知至矣且既言精察此心之天理以致其本然之良知又言正惟致其良知以精察此心之天理然則天理也良知也果一乎果非二乎察也致也果孰先乎孰後乎此愚之所不能無疑者三也

初作此書將以復陽明往年講學之約書未及寄而陽明下世矣惜哉鄙說數段皆記中語也念非一家私議因錄之

答允恕弟

己丑夏

昨得手簡知嘗細讀拙記心性理氣諸說乃記中大節目吾弟所見皆合何慰如之然心性之

辨既明則象山之學術居然可見顧乃疑吾言
為已甚何也象山之學吾見得分明是禪弟則
以為似禪似之為言彷彿之謂也。以余觀之佛
氏有見於心無見於性象山亦然其所謂至道
皆不出乎靈覺之妙初不見其有少異也豈直
彷彿云乎據象山所見自不合攻禪緣當時多
以禪學目之不容不自解爾釋氏之自私自利
固與吾儒不同然此只是死形亦上斷他病根
所在不曾說得蓋以靈覺為至道乃其病根所

以異於吾儒者實在於此而此二字正是象山
受用處如何自肯拈出余所謂陽避其名而陰
用其實誠有見乎此也格物之義程朱之訓明
且盡矣當為萬物無疑人之有心固然亦是一
物然專以格物為格此心則不可說卦傳曰觀
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
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後兩句皆
主卦爻而言窮理云者即卦爻而窮之也蓋一
卦有一卦之理一爻有一爻之理皆所當窮窮

到極處却止是一理此理在人則謂之性在天則謂之命也者人之神明而理之存主處也豈可謂心即理而以窮理為窮此心哉良心發見乃感應自然之機所謂天下之至神者固無待於思也然欲其一一中節非思不可研幾工夫正在此處故大學之教雖已知止有定必慮而後能得之其工夫之詳密可知矣若此心粗立猶未及於知止感應之際乃一切任其自然遂以為即此是道其不至於猖狂妄行者幾希

凡象山之為此言誤人多矣其流禍迄今益甚士之好高欲速者更倡迭和駸駸乎有不變於夷之勢世道升降將必由之余惟恐攻之之力而無以塞其源殊不覺其言之已甚也來簡有云若陽避陰用則象山乃反覆作偽之人此固君子之言而亦可謂善辨矣余敢忽哉夫以象山之高明固宜不肯作偽但其見性不的而主張所學太過未免頗有飾辭如辨無極書中一陰一陽已是形而上者况太極乎兩語明是

踈脫却須要遮飾又如答李敏求心性材情之
問始終不見分曉只是支吾恐非所謂修辭立
其誠也弟嘗徧讀其書試尋得幾句言性分明
處來安有不服陽避陰用之說當不俟終日而
改之矣趙東山之贊要在超然獨契本心一語
意欲為象山出脫禪學余固謂象山有見於心
但無見於性爾贊詞得無尚費分說邪湛元明
議論多持兩端余嘗擬之楊子雲矣况渠乃象
山派下真法嗣乎容有回護言及於此弟將又
以為甚顧不直則道不見爾倘猶未合不妨更
熟講之余固嘗言辨之弗明而弗措焉必有時
而明矣

附允恕原簡

承示劄記反覆數過詞意俱到心性理氣諸
說鄙見皆同獨象山條下終未盡合心性雖
微有分原只一理象山想是合下心地清明
故所見過高再不細究遂謂心即理也又云
格此物窮此理此字皆指心言人誠能窮得

此心之理亦何性不記云聖經格物窮理果指心乎然則物理果皆非心乎當惻隱處自惻隱等語此良心發見處恐亦無待乎思又與王順伯書言儒者以人生與天地並而為三極不盡人道不足與天地並釋氏止見生死事大此即其道之有異爾後一書尤懇切若謂陽避其名而陰用其實則象山乃反覆作偽之小人非惟朱子得以攻之順伯老兄亦將攘臂而歐之矣陰實祖用其說而陽諱其所自來此亦朱之攻陸未知能得其服辨否與順伯書朱子亦議其不是今不及檢閱嘗愛趙東山之贊及近日湛元明之語云謂之禪吾不敢也謂流而非禪吾不信也可謂平正之論兄再思之記得無已甚乎無令後人之議今也今專此申請便中示正病暑不能詳悉

答黃筠谿亞卿

道心性也性者道之體人心情也情者道之用

其體一而已矣。用則有千變萬化之殊。然而莫非道也。此理甚明。此說從來不易。來書乃有用非道乎之難。殊莫詳所以反覆思之。得非人道心之辨。有未合乎夫危微精一四語。乃心學之源。僕於此。煞曾下工夫。體究來直窮到無可窮處。方敢立論。萬一未合。願相與熟講之。此處合則無往而不合。夫寂然不動。感而遂通。高見謂非聖人不能。是以不能無疑於鄙說。愚則以謂常人之心。亦有時而寂。但茫無主宰。而大本

有所不立。常人之心亦無時不感。但應物多謬。而達道有所不行。此其所以善惡雜出而常危也。此亦不須執紙上言語驗之於心。便自可見。既是人心動靜如此。即不容獨歸之聖人矣。請更詳之。靜無形而動有象。只是就已發未發上立論。非謂人倫庶物皆不必留意也。蓋格物窮理工夫。記中第六第七章。嘗推明程子之意。其說亦既詳矣。試求其下手處。惟性情最為切近。故此章粗舉其端。至第二十一章方能盡其

說也果於性情上有見則天下之理皆不外此
然亦須於事物上一一驗過或先於事物有見
亦須就性情上驗過蓋內外只是一理但有纖
毫不合便成窒礙所見終未為的也且吾心之
理與人倫庶物之理皆所謂無聲無臭者也既
曰窮理孰非明其所難明者乎 知行當並進
而知常在先儒有定論矣南軒之說未見全
文所謂知有淺深理固如此陽明學術大本已
自不同其餘要不足深辨知萬物同出一理為

知至此言未為不是但不知呂氏於格物處若
何用工乃自為四說之異據其所說與同出一
理之言自不相應朱子以牽合二字斷之可謂
切中其病矣余所云物格則無物者誠以工深
力到而豁然貫通則凡屈伸消長之變始終聚
散之狀哀樂好惡之情雖千緒萬端而卓然心
日間者無非此理一切形器之粗迹舉不能礙
吾廓然之本體夫是之謂無物孟子所謂盡心
知性而知天即斯義也天人物我其理本一不

容私意安掛。若有有意於合物我而一之。即是牽合之私。非自然之謂矣。勉強牽合。此處或通他處。復礙何由得到盡心地位。邪。來書所舉無物之句。格字在物字上。恐一時筆誤也。六十五章重添註脚之頃。誠如來論。但於理一分殊之義。似乎稍有不明。不知觀者緣何反感。繼之者善。即所謂感於物而動。直緣程子之意。而申明之耳。非以化育形容人心也。蓋程子繼善之云。是就人性發用處說。感物而動。正是人性發用

湖一頁

處也。以感動釋繼善。程子本意較似分明。似亦無可疑者。惟濁其感動之物。欲以下三語原本倒却。正意後嘗改正。所以致惑。或恐在此更希示知。指摘之論。盛德之言也。感佩感佩。初間遇有所見。即記之於冊。似此類多矣。及寫淨本。亦頗自覺傷直。多已削之。所未果盡削者。誠慮道之不見也。然直有餘而禮不足。僕誠過矣。將何以補之乎。

答歐陽少司成 崇寧午秋

得六月望日書披閱丹四承不以老朽見棄
爲之欣然傾倒多至累幅厚意何可當夫道
之不明久矣所幸聖賢之遺書尚存有志於
學者誦其言而咀其味探其歸趣反而驗之
吾心庶或窺見其一二以爲持循之地顧有
道之君子世不多得是非得失莫或正之其
所取證終亦不出乎聖賢之書而已僕之從
事於此蓋亦有年齒髮旣凋自度無能復進
乃筆其區區之見以與朋友講之然視爲老

生常談一覽而遂置之者多矣異同之論邈
乎其未有聞頃辱貽書見需拙稿夙欽高誼
因輒以奉寄意者將有合焉誨札端來則枘
方鑿圓殊不相入高見已定殆亦無復可言
者矣而書詞丁寧不容但已勉罄所聞以復
請更詳之來書凡三段第一段申明良知即
天理之說甚采首云知覺與良知名同而實
異末云考之孔曾思孟濂溪明道之言質之
楞伽楞嚴圓覺涅槃諸經其宗旨異同頗覺

因知言
九
判別足知賢契不肯以禪學自居也。然人之
知識不容有二。孟子本意但以不慮而知者
名之曰良。非謂別有一知也。今以知惻隱知
羞惡知恭敬知是非為良知。知視知聽知言
知動為知覺。是果有二知乎。夫人之視聽言
動不待思慮而知者亦多矣。感通之妙捷於
桴鼓。何以異於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發乎。
且四端之發未有不關於視聽言動者。是非
必自其口出。恭敬必形於容貌。惡惡自輒掩

其鼻見孺子將入於井。輒匍匐而往救之。果
何從而見其異乎。知惟一爾。而強生分別。吾
聖賢之書未嘗有也。惟楞伽有所謂真識現
識及分別事識二種之別。必如高論則良知
乃真識。而知覺當為分別事識無疑矣。夫
不以禪學自居。志之正也。而所以自解者
終不免墮於其說。無乃未之思乎。天性之
真明覺自然隨感而通。自有條理。是以謂之
良知。亦謂之天理。僕雖耄固知賢契所得在

此數語然其誤處亦在此數語此正是講學切要處不得無言第恐定力難移言之苦無益爾雖然吾心其可以不盡乎夫謂良知即天理則天性明覺只是一事區區之見要不免於二之蓋天性之真乃其本體明覺自然乃其妙用天性正於受生之初明覺發於既生之後有體必有用而用不可以爲體也此非僕之臆說其在樂記則所謂人生而靜天之性即天性之真也感物而動性之欲即明

覺之自然也在易大傳則所謂天下之至精即天性之真也天下之至神即明覺之自然也在詩大雅則所謂有物有則即天性之真也好是懿德即明覺之自然也諸如此類其證甚明曾有一言謂良知為天理者乎然孔子曰思子盍瀟溪明道之言賢契嘗考之矣或恐別有可證高論者惜乎畧未舉及僕請再以所聞於數子者證之孔子嘗言知道知德矣曾子嘗言知止矣子思嘗言知天知人矣

孟子嘗言知性知天。知凡知字皆虛。下一字皆實。虛實既判。體用自明。以用為體。未之前聞也。况明道先生嘗釋知覺二字之義云。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此理。尤為明白易見。上下千數百年。其言如出一口。吾輩但當篤信而固守之。豈容立異。若以前無所受而欲自我作古。徒滋後學之惑而已。非惟不足以明道。且將獲罪於聖門。可不慎乎。且僕又嘗聞之伊川之道。與明道無異。晦菴之學。以一徑為宗。

來書所舉。竟不及二先生何也。得無以其格物之訓。於良知之說。有礙乎。夫天人物我。其理無二。來書格物工夫。惟是隨其位分。脩其日履。雖云與佛氏異。然於天地萬物之理。一切置之度外。更不復講。則無以達夫一貫之妙。又安能盡已之性。以盡人物之性。贊化育而參天地哉。此無他只緣誤認良知為天理。於天地萬物上。良知二字。自是安着不得。不容不置之度外。爾聖人本天釋氏本心。天地

萬物之理既皆置之度外其所本從可知矣。若非隨其位分修其日履則自頂至踵寧復少有分別乎。二先生所見之理洞徹無間。凡其格物之訓誠有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其孰能易之。世儒妄加詆訾以自陷於浮薄諒賢契之所不取。然於二先生之學似宜更加之意。意不以所見偶未之合而遂置之。斯文之幸也。第二段所論學問思辯工夫與僕所聞亦無甚異。但本領既別則雖同此進

為之方先後緩急必有不可得而同者。蓋以良知為天理則易簡在先工夫居後。後則可緩。陳白沙所謂得此擲柄入手更有何事。自茲以往但有分殊處。合要理會是也。謂天理非良知則易簡居後工夫在先。先則當急。中庸所謂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是也。此說頗長。姑舉其槩以賢契之明悟。宜亦不待余詞之畢也。聖賢經書人心善惡是非之迹固無不紀。然其大要無非發明天理以

聖訓萬世之學者既不得聖賢以為之師始之開發聰明終之磨礪入細所賴者經書而已。舍是則貿貿焉莫知所之。若師心自用有能免於千里之謬者鮮矣。善讀書者莫非切已工深力到內外自然合一易簡之妙於是乎存岐而二之不善讀書者也。夫天下之士亦多矣。豈可謂凡讀書者皆遠人以為道惟尊奉其良知以從事於易簡者乃為不遠人以為道乎。第三段所論教學本原與夫後

世學術之弊亦可謂句句合矣。但微意所在乃專以尊奉良知從事於易簡者為是窮究物理博通於典訓者為非。只緣本領不同故其去取若是。夫孔孟之絕學至二程兄弟始明。二程未嘗認良知為天理也。以謂有物必有則故學必先於格物。今以良知為天理乃欲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此語見傳習錄來書亦云致其良知於日履之間以則是道理全在人安排出事物無復達之天下本然之則矣。無乃不得於言乎。確語亦云天理只是吾心本體豈可

於事物上尋
討總是此見

不得於言而勿求諸心此是告子
大病凡為孔孟之學者或偶露斯疾不早進
瞑眩之藥以除其根是無勇也古者大學之
教非秀民不預農賈豈免誠有所不能及者
故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公侯腹心天
資之忠厚者亦云可矣豈真見而知之與太
公望散宜生等乎古人自幼而學至四十始
仕三十年間無非為學之日既專且久道明
而德立及為公卿大夫直行其所學而已不

暇為學又奚病焉來書不能及不暇為之說
殆以廣招徠之路使人競趨於易簡爾豈通
論乎格致與博物洽聞不同先儒已自說破
彼徒博而不知反諸約者望其入道誠亦難
矣若夫講之精辯之悉知之明而學之果不
差焉斯固吾夫子之所謂好學者豈易得哉
學既不差安有源遠本披之患本披源遠皆
差之毫釐釐而不自覺者也嗟乎安得先覺之
君子特起於今之世以盡覺夫未覺者哉累



原件短缺

幅之書中間儘有合商量處第年老精神短
照管不及又恐亂却正意是以但即其切要
者論之然體用兩字果明則凡未經商量者
雖欲不歸於一不可得也未審高見畢竟以
為何如言有盡而意無窮千萬詳察

又

乙未春

二月十一日得去年十月晦日所惠書往復
間不覺遂半年矣披覽之既欣慰可知僕
獨學無朋見聞甚少向來奉復誠欲資麗

闕一頁

良知已自分明指出實體了不然則所謂存
之者果何物邪且訂頑之書具存並無一言
與良知畧相似者此理殆不難見也其良知
良能以下數語乃申言存得便合有得之意
蓋雖識得此理若欠却存養工夫則猶是二
物有對以已合彼終未有之惟是存養深厚
自然良知日明良能日克舊習日消此理與心
漸次打成一片便爲已有夫是之謂有得其
語脉一一可尋也此章之言陳白沙嘗喫緊

拈出近時有志於學者率喜談之然非虛心
 潛玩毫釐之差或未能免無乃上累先賢已
 乎以來書力辨置之度外一言僕固知此言
 之逆耳然竊有所見非敢厚誣君子也嘗讀
 文言有云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此
 天理之本然也有錄傳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此
 天理之在萬物者也吾夫子贊易明言天地
 萬物之理以示人故有志於學者須就天地
 萬物上講求其理若何謂之純粹精若何謂

之各正人固萬物中之一物爾須灼然見得
 此理之在天地者與其在人心者無二在人
 心者與其在鳥獸草木金石者無二在鳥獸
 草木金石者與其在天地者無二方可謂之
 物格知至方可謂之知性知天不然只是揣
 摩臆度而已蓋此理在天地則宰天地在萬
 物則宰萬物在吾心則宰吾身其分固森然
 萬殊然止是一理皆所謂純粹精也以其分
 之殊故天之所為有非人所能為者人之所

為有非物所能為者以其理之一故能致中
和則天地以位萬物以育中即純粹精之隱
於人心者也即純粹精之顯於人事者也
自源徂流明如指掌故曰聖人本天僕之所
聞蓋如此今以良知為天理即不知天地萬
物皆有此良知不乎乎天之高也未易驟窺山
河大地吾未見其有良知也萬物衆多未易
徧舉草木金石吾未見其有良知也求其良
知而不得安得不置之度外邪殊不知萬物

之所得以為性者無非純粹精之理雖頑然
無知之物而此理無一不具不然即不得謂
之各正即是天地間有無性之物矣以此觀
之良知之非天理豈不明甚矣乎來書所
云視聽思慮必交於天地萬物無有一處安
着不得而置之度外者只是認取此心之靈
感通之妙原不曾透到萬物各正處未免昏
却理字終無以自別於弄精魂者爾頗記佛
書有云佛身充滿於法界普見一切群生前

隨緣赴感靡不周而恒處此菩提座非所謂
視聽思慮必交於天地萬物者邪此之睽而
彼之合無他良由純粹精之未易識不肯虛
心易氣以求之爾卒意盡言似乎傷直然非
以求勝也蓋講論道理自不容於不盡是非
取舍則在明者擇焉倘猶未亮姑置之可也
因風時寄數字以慰岑寂足見久要之義鄉
書已祇受珍感珍感不宣

答劉貳守煥吾

乙未秋

前日講論有遺補之以小簡遽勞還答非篤
忘好學安能若此示諭縷縷大體雖若相同
而工夫終未歸一得有商榷想不為煩來書
云道心即本心本心即天理又云求仁之外
無餘學又云孔門答諸子問仁處只指其要
言之而本體已自在所言皆當但要認得天
理及仁字分明庶乎存養之不差爾至謂聖
賢論心皆指道心言又謂赤子之心即道心
却恐未的僕嘗遍考經書中專言心體者唯

是虞書道心孟子良心兩言最盡其他就發
用處說為多如所謂以禮制心從心所欲不踰
知其心三月不違仁此三心字若認作首心
則禮字知字仁字皆說不去矣赤子之心伊
川以為發而未遠乎中晦菴以為純一無偽
亦是說發用處其言皆不容易若曰道心則
人人有之何獨赤子也然亦非獨人爾物皆
有之易不云乎各正性命故欲見得此理分
明非用程朱格物工夫不可夫物我並立而

內外所為乃其散殊之分然內此理也外亦
此理也所貴乎格物者正要見得天人物我
原是一理故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盡物
之性人物之性各在人物身上而吾乃能盡
之者非以此理之同故邪凡程朱格物之訓
正所謂合內外之道而顧以為非只欲固守
此心而物理更不窮究則雖名為合一實已
分而為二矣大抵區區之見與近時諸公異
者只是心性兩字人只是一箇心然有體有

用本體即性性即理故名之曰道心發用便是情情乃性之欲故名之曰人心須兩下看得分明始得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非發用而何然則良知之說可知已若但認取知覺之妙執為天理則凡草木之無知金石之至頑謂之無性可乎推究到此明有窒碍恐不可不深思也拙記中此等意思發得已多但恐散漫難看近答崇一符臺一書隱括粗盡今輒以奉覽賢契講學蓋欲得之於心非若他人出入口耳者僕是以樂於往復而忘其拙雖未敢必其有合其必有以輔區區之不逮者矣

又

再辱還答長合不離猶欲致詳亦難乎其為言矣蓋高見已定故也然重違雅意因復少效區區雖若傷煩庶無失為忠告焉爾天理通天地人物而言易所謂性命之理是也仁字專就身而言易所謂立人之道曰仁與

義是也。蓋天地人物原無二理。故此理之在人心者，自與天地萬物相為流通。是之謂仁。果認得天理分明，未有不識仁者。昨因舉來書三語，故著箇及字，惻怛惻隱，比日發用之妙，非仁之本體也。以禮制心三句，皆人

心聽命於道心之意。禮非外也。來書以三念字代三心字，及舉存其誠之說，皆得之矣。所云格此念作格，其非心者，自是如作格物說，却難通。僕於天理粗窺見一二，實從程朱格物

之訓而入，與賢契素所尊信者，終恐難合。伊川先生云：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此合內外之道也。果見得此理分明，即天人物我一時通徹，更無先後。故曰：知其性則知天矣。來書知所先後一言，容有遷就，未敢以為然也。所云良知有條理處，謂之天理；天理之明覺處，謂之良知。此與良知即天理之言，不審是同是別。即之為言，還添得註脚否？邪賢契非淺於文義者，稍肯虛心

推究殆不難見也夫所謂天理者無一物欠缺無一息間斷堯章由荆山傾鐘應自古至今能幾見邪便以為推究得去恐未可也

困知記後序

察向獲見整菴先生是編粹然一出于正竊嘆服之茲有客貽續編至復加展玩心目彌開先生洵真儒哉蓋其遜志惟聖匪聖弗學也禔身惟敬匪敬弗居也動惟中正之趨恒恐有過不及式克獨求隊緒直積力久融會貫通卓有定見誠立道明析之必悉其幽微辯之必究其極致是故精一執中克復忠恕格致誠正之本義升堂覩奧是闡是敷理經

辭綿片言弗苟而凡異說之近理亂真足以
惑世誣民者自此可以少息矣夫吾道淵源
川流日麗終古常新晦明通塞存乎其人學
士經生讀書較同識趣或異志在發策決科
竟於浮爭利建者固不足論志不止此者所
見又或差池抗失則虛偏失則滯間有資稟
英明高視濶步自詭於深造獨得志則偉矣
顧涵養本源未必中正純粹卒之辭意頗碎
有眩光景而忽精義有有欲以靈覺為道忘

者甚至以主敬為綴以朱子之傳註為支離
後生好事隨衆觀場因依以為新奇殊不知
其起於一念之好高其流之弊將有不可勝
言者矣然則求正學於今日畧無可指摘而
足以羽翼聖經賢傳者微斯編吾誰與歸察
極無似第念切緇衣君子必見近歲如楓山
章公虛齋蔡公數獲承預接詞感其持正比
于先生益用仰止夫愛日於嚴侍則司成如遺
介石於感時則峻辭家宰而端莊之操清肅

之行經世宰物之猶察往往躬得於聞見有本者如是然則是編豈後世之文學可以擬倫哉察昔昌曰言于

朝今附題末簡匪曰阿好第乏筆力未能摹寫其妙始終典學得其精華請借以為贈焉世之有志者試即是編平心易氣從容潛玩而無以他說淆焉不將有所感發興起也夫

嘉靖甲午季秋望日虞山陳察寓慶抑抑堂拜書

潮州府刻困知記序

京師多談道之書予所得凡十餘種然皆一再閱置之不復記憶晚得此編手之不忍釋坐卧必觀出則携之予倍吏也學未有聞安能別諸書優劣同異乃於其中漫有去取殊不自知其何心豈所謂秉彜之好耶及來潮即欲板行之又思翁此編出已十年矣必有續記將遣人致書翁所求之書未發適潮之貳

守晴川劉子來蒞任劉子翁同邑姻黨也
也因詢其書劉子出諸抽中以授予予
得之不啻拱壁讀之數日夜遂併刻之
以傳嗚呼三代而上學出於一三代而
下異說乃興然隨興而輒息者以有孔
孟而下群聖賢之迭出也今去周程張
朱數子既遠士有異學無足恠者雖經
傳炳炳彼且侮之以文其說又奚啻糟
粕之而已嗚呼不有君子其何能息是
編既布天下之士同予之好者當亦不
少其尚相與及翁門而脣諸刻成書此
用述予刻行私意

嘉靖十六年春三月一日知潮州府事

晚生鄭宗古序

國

國朝
藏書

